

定宋史

卷四有
七十一
之七十一
七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其衰也小

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
善良君子在野無掄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
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尙氣不謹
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
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
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
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
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
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爲三

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
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韶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
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
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
競卽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
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
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
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
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旣
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鞠相州民訟事連

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
及甫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
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煅鍊爲獄潤甫
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卽劾二人庇有
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
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
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

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截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旣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

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尙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

也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
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
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
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
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
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
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
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
同列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
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

陵下韓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旣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廉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

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諡曰忠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懋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弟碩贈待制諸女超進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卽位下詔

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
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
仁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
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有
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爲其祠帝覽
其疏矍然卽以處厚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封侯立
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
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
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爲自盜確密遣達意
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

又沮之珪爲永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
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
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
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鵬山事乃
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鵬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楊塵事此蓋時
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
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
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

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
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朝得崇
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
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
新進士未歷官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
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充用爲館
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
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
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
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

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
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
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
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
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
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
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
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
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

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給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尙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旣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瘦詞歷詆梁燾劉

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
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旣而
無所得乃已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
訓至仁宗諭輔臣以爲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
星文變見爲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
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
帝嘉納之數登對悖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
悖屢白其短竟爲悖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悖
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
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

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